

<<只是孩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只是孩子>>

前言

那时，他们和世界都正年轻 马世芳 世人认识帕蒂·史密斯，多半始自1975年的《马群》（Horses）专辑。

封面那帧黑白照，瘦削的女子脂粉不施，穿着男气的白衬衫吊带裤，黑外套甩在肩上，一头蓬乱的黑发，双眼直直望向你，背景是阳光斜映的白墙。

这幅图像平静而强悍，细腻却挑衅，和专辑开篇名句“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，不是我的”相互映衬，平地一声雷，从此改变了摇滚的面貌。

纽约朋克大潮从这张专辑开始延烧，继而与大西洋彼岸的英伦朋克同党合流，终于成为横扫时代的燎原大火。

帕蒂遂被尊为“朋克教母” 在高帽和标签泛滥成灾的流行乐坛，这是一顶“名副其实”的冠冕。

帕蒂曾自谓“恨不能生在十九世纪”，她变成“朋克教母”实属意外，她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诗人。

摇滚于她，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诗的载体。

她说她从不觉得自己是“摇滚明星”，宁愿自视为“表演者”。

她饱读诗书，挚爱的偶像是兰波（Arthur Rimbaud）、布雷克（William Blake）和波德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）。

看看她这些年的造型，你不难发现帕蒂对那个时代的执迷：那一身装扮，活脱脱是从漫漶的银版相片里走出来的十九世纪颓废派诗人。

而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，始终都是最能捕捉她完美形象的那双利眼。

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在摄影界如雷贯耳的威望，乃至生前身后作品掀起的争议，都已经是当代艺术的必修教材。

七十年代，摄影作品的艺术地位逐渐上升，跨进了美术馆的殿堂，罗伯特便是彼时崛起的新世代“巨星级”摄影家之一。

他常以严谨的古典构图和细腻的光影拍摄跨人种的同性恋、性虐待等题材，屡被视为惊世骇俗。

即使在他死后，作品已动辄天价，相关展览和书籍仍屡遭抵制，险被查禁。

当年一连串争议，牵扯艺术与出版自由的界线，如今都成了文化史的经典案例。

帕蒂和罗伯特从一开始的爱侣关系，到罗伯特“发现”自己的同性恋性向，几经挣扎而至坦然面对，他们始终相互陪伴，相互理解。

这份生死与共的情感，即使后来两人生活轨迹渐行渐远，仍然紧密相系，至死不渝。

或许帕蒂和罗伯特的作品都太经典，在几代人记忆中烙下的印象太鲜明，总以为他们生来便该是那模样，殊不知两位艺术家的养成，充满了意外与曲折：罗伯特起初全心投入绘画和装置艺术，对摄影毫无兴趣。

他之所以拿起相机，是为了自制拼贴材料，省下搜寻素材的工夫。

帕蒂则专心致志写诗作画，一心向兰波与布莱克看齐，这个内向的女孩原本压根儿没想过公开表演，遑论出唱片。

她之所以组团，最早只是为了在诗歌朗诵的场合添一把电吉他，增加戏剧张力。

就这样，一桩意外连到另一桩意外，引爆了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潜能。

罗伯特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摄影大师，帕蒂则变成了“朋克教母”。

这部书花了二十多年才终于成形，帕蒂·史密斯在这段期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伤逝：罗伯特辞世没几年，音乐伙伴理查德·索尔（Richard Sohl）、丈夫弗雷德·史密斯（Fred “Sonic” Smith）、弟弟托德（Todd Smith）相继骤逝，当时帕蒂已经远离乐坛多年，带着两个孩子过着半隐居的主妇生活。在乐坛后进迈克尔·斯泰普（Michael Stipe，REM主唱）、老友艾伦·金斯堡和偶像鲍勃·迪伦鼓励之下，她重新站上舞台，又录下了一张接一张震慑人心的壮美之作 上帝带走了她最亲爱的人，同时又还给这世界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歌手。

而她必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，才能穿越失落的伤痛，寻得合宜的叙述方式。

回望所来处，《只是孩子》也是一部献给那些陨落星辰的伤悼之书。

<<只是孩子>>

二 一 年十一月七日，美国国家图书奖颁给了《只是孩子》。
在领奖台上，帕蒂·史密斯忆及她当年在斯克里布纳书店打工的日子：“我梦想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，写一本我能放在那架子上的书。”她眼眶泛泪地说：“拜托，不管我们科技再怎么进步，请不要遗弃书本。在这有形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本更美丽。”她的确写出了一本担得起那梦想的，美丽不可方物的书。

<<只是孩子>>

内容概要

帕蒂·史密斯与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，二十世纪纽约最传奇、最美好的爱情。他们共同的人生，她以此书回忆。

1967年，他们在布鲁克林偶遇，她是离家流浪的女孩，他是荒废学业的男孩；
1969年，他们在切尔西酒店蜗居，她是爱写诗的书店店员，他是爱画画的午夜牛郎；
1971年，在摇滚乐中她越陷越深，在前卫摄影中他逐渐发现自我；
1973年，在CBGB舞台，在摄影暗房，他们于不同的领域各自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；
1989年，她已成一代朋克摇滚女王，他却因艾滋病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1968年的夏天，那是柯川去世的夏天，是爱与骚乱的夏天，也正是在那个夏天，两个刚刚踏上艺术之路的热血青年相遇在布鲁克林。

帕蒂·史密斯会成长为诗人和音乐家，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会将高度挑衅的个人风格瞄准摄影艺术。

他们单纯而热忱，从科尼岛到第42街，最终到“马克斯的堪萨斯城”著名的圆桌、安迪·沃霍尔王朝听政的地方。

他们的足迹遍及纽约。

1969年，这对情侣在切尔西酒店驻扎下来，迅速融入了那个赫赫有名也声名狼藉者的团体——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及其千奇百怪各色族群。

那是一个意识格外敏锐的时代，诗歌、摇滚、美术和性政治的世界，相互碰撞、爆发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两个孩子般的青年立下了相濡以沫的约定。

他们的生活混乱而浪漫，他们献身创作，被共同的梦想所推动，在那段如饥似渴的年月里彼此激励、相互扶持。

《只是孩子》像爱情故事一样开始，如挽歌一般结束。

它是向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纽约，向它的贫与富、它的牛郎与恶棍的一次致敬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话，两个青年艺术家共同奋斗的写照，一段成名前的序曲。

<<只是孩子>>

作者简介

帕蒂·史密斯 (Patti Smith, 1946~)，作家、音乐家及视觉艺术家，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，于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。

1970年代，帕蒂·史密斯革命性地将诗歌与摇滚结合，开创了一个朋克摇滚时代。首张专辑《马群》，被尊为史上最伟大的100张专辑之一。封面肖像由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 (Robert Mapplethorpe) 拍摄。至今已出版12张专辑。

帕蒂·史密斯的文字著作包括：《维特》《白日梦》《珊瑚海》《纯真预言》《空想》等，2010年出版《只是孩子》，赢得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。

帕蒂·史密斯从1973年举办首个素描展至今，包括美国安迪·沃霍尔博物馆、法国卡地亚现代艺术基金会等机构为其举办过多次展览，展品包括素描、摄影和插图等。

1980年，帕蒂·史密斯与弗雷德·索尼克·史密斯 (Fred "Sonic" Smith) 在底特律结婚。1994年，弗雷德去世。现在，帕蒂·史密斯与她的儿子杰克逊、女儿杰西一起生活在纽约。

译者简介：

刘奕，2000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成为摇滚乐文字工作者至今。曾用笔名“刘E”等，初期乐评文章多见于《通俗歌曲》等摇滚杂志，生活交集北京地下摇滚场景。2005年开始只做翻译工作，为《滚石》杂志大陆版翻译文章，同时淡出江湖。正经在家人。

<<只是孩子>>

书籍目录

导读 前言 星期一的孩子 只是孩子 切尔西酒店 神合形离 牵着上帝的手 致读者 译后记

<<只是孩子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我一直生活在书籍世界里，里面绝大多数是十九世纪的作品。

尽管我做好了去睡长椅、地铁和墓地的准备，直至找到工作，却没准备好经受饥饿的啃噬。

我瘦归瘦，胃口和新陈代谢却很强。

浪漫主义不能熄灭我对食物的需求，就是波德莱尔也是要吃饭的，在他的字里行间，不乏对肉和黑啤的渴望呐喊。

我需要一份工作。

布伦塔诺书店1的市郊分店雇我当了出纳，我总算安了心。

按说，相比在收银台结算民族风格的首饰和手工艺品，我更喜欢去诗歌分部，不过我喜欢看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廉价首饰：柏柏尔手镯，阿富汗贝壳项圈，还有一尊缀满珠宝的佛像。

我最喜欢的是那条朴素的波斯项链，银、黑两色的粗线绑起了两片珐琅釉金属片，就像一块异国风情的古老肩胛骨。

它卖十八美元，那时候似乎价格不菲呢。

没什么事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从盒子里取出来，临摹它紫罗兰色表面上蚀刻的书法艺术，想象着它的来历。

刚到书店工作没多久，我在布鲁克林遇到过的那个男孩就来到了店里。

他穿白衬衫、打领带的样子就像换了个人，像一个天主教学校的学生。

他解释说，他就在布伦塔诺的市中心店上班，来这儿要用一张积分卡。

他端详着所有那些珠子、小雕像和绿松石戒指，良久。

“我要这个，”最后他说。

指的是那条波斯项链。

“哦，我也最喜欢这个了，”我应道，“我觉得它像块肩胛骨。”

“你是天主教徒？”

他问我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喜欢天主教的东西。”

“我原来当过辅祭，”他朝我露齿一笑，“可喜欢摇乳香香炉了。”

“虽然就要和它告别，不过是他选走了我最喜欢的那一件，我还是很开心。”

把它包好递给他时，我冲动地说了一句：“别把它送给别的姑娘，要送就送我。”

“说完我就后悔了，不过他只是微笑着说：“放心吧。”

“他走了，我看着曾经摆放过那条项链的黑丝绒，已是空空如也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一件更精致的首饰占据了那个位置，却缺少了波斯项链的那种简朴的神秘。

第一周干下来，我还是食不果腹、无处可去。

我开始睡在店里。

别人下班的时候我藏进浴室，等守夜人锁了门，我就和衣而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还会显得我上班到得很早的样子。

我想在自动售货机里买点花生酱饼干，却一个子也没有，我翻遍了别的员工的口袋，也没找到一毛零钱。

本来饥饿就令我无精打采，发薪那天没拿到给我的信封更是让我震惊。

当时我还不明白第一周是没有工资可拿的，我流着泪跑回了衣帽间。

当我再回到柜台时，我注意到一个男人正潜伏在附近，观察着我。

他留着络腮胡子，穿着细条纹衬衫和一件手肘处有山羊皮补丁的夹克。

主管为我介绍，他是一位科幻作家，想请我出去吃饭。

尽管我已经二十岁了，母亲那“不要和陌生人出去”的警告仍言犹在耳。

可对吃饭的渴望动摇了我，我答应了。

我希望这个人，这个作家，不是什么坏人，尽管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扮演作家的演员。

<<只是孩子>>

后记

刘奕 出版社要我写译者简介的时候，我没写出来。

也没有什么漂亮的可写。

不过，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决然改行，投入摇滚乐的怀抱，做一个摇滚文字工作者至今十余年，这段令父母伤怀的经历，至此终于成为了最好的履历——对于一个译者来说，再没有比一段与作者不谋而合的生活轨迹更幸运的共鸣了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帕蒂的故事于我没有惊喜。

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、光怪陆离的场景，尽管令人兴奋，但在一条追寻自由的小路上也只是斑驳的光影。

这不是漂亮话。

即便没有切身走在这条路上，你也一样能够感受，这个故事里，真正让你难以释怀的，其实是那份无以代受的哀乐和了不可得的聚散。

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没有距离，因为我们无人幸免。

所以帕蒂·史密斯的文字不蹶。

我猜她当年写乐评的时候一定蹶过。

但如今已过耳顺之年，重温这一段生死离别，她平直得就像个孩子。

在字里行间，我发现，她会添上或是去掉一个形容词，会去纠正对一只羊羔玩具来历的记忆，这些边角角的修改，曾让我在比对书的不同版本时大伤脑筋。

我就像是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她涂改，没有规律可循，却窥见了她对另一个孩子的深情。

“只是孩子”是一句赞誉，我执著地这样想。

罗伯特和帕蒂以孩子般的纯真和勇敢逃离世俗的洪流，孩子般真诚地去探索未知，谦逊地接受各中苦乐。

我想，你若咬定了人只活一次，便更没有随波逐流的理由。

在无常的生命中，这会比胆怯而佯装成熟更有别样的收获吧。

很幸运能成为这本书的译者，更幸运的是，我的身边不乏这样的“孩子”。

他们有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国籍，因为这个故事隔空相聚，倾情帮助我译成了此书。

这其中有我的挚友罗南楠，有爱尔兰第一位接受赞助的滑板选手Johno Whelan，有美国电脑狂人、编程专家Mercury Traveler，还有竟匆匆走完了人生路的德裔美籍小伙Christopher Ryan Langelage（1980~2011），以及在法国读经济的叶城，在美国读法律的徐卓尔和在日本教英语的Jory Boling。

他们有的年近不惑，有的小到根本不知道帕蒂·史密斯是谁，却都觉得这个故事“写得真好，很像我们”。

写下隔空相助的这些地球村里的孩子，不只是为了感谢。

帕蒂·史密斯的这段记忆陪伴了我们。

她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。

纵然这一生里，每个人都要学会告别，但我们并不孤单。

我们只是孩子。

现在合上书，挂着泪痕，坚定地上路。

<<只是孩子>>

编辑推荐

<<只是孩子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